

The
Humanities

人文学科
与

美国梦

and the
Dream

(美)

杰弗雷·盖尔特·哈派姆

(Geoffrey Galt Harpham)

著

生安锋 沈 磊

译

王 宁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o f

America

The Humanitie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美)

杰弗雷·盖尔特·哈派姆
(Geoffrey Galt Harpham)

著

生安锋 沈 巍

译

王 宁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学科与美国梦 / (美) 杰弗雷·盖尔特·哈派姆
著; 生安锋, 沈矗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5

书名原文: The Humanitie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

ISBN 978 - 7 - 5201 - 4502 - 2

I. ①人… II. ①杰… ②生… ③沈… III. ①人文科
学 - 研究 IV. ①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7465 号

人文学科与美国梦

著 者 / [美] 杰弗雷·盖尔特·哈派姆 (Geoffrey Galt Harpham)
译 者 / 生安锋 沈 矗
校 者 / 王 宁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袁卫华 罗卫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4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502 - 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8 - 179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杰弗雷·盖尔特·哈派姆 (Geoffrey Galt Harpham)

曾任美国国家人文中心主任，现任杜克大学资深教授、剑桥大学 Clare Hall 终身会员。关注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状况。主要著作有《论怪诞：艺术与文学中的矛盾策略》（1986）、《文化与批评中的禁欲诫命》（1987）、《文学术语词典》（与艾布拉姆斯合著，2005）、《批评的特点》（2006）、《人文学科与美国梦》（2011）等七部，论文多篇。

生安锋

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 2010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 年度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计划，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中美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学者（斯坦福大学）、美国国家人文中心访问学者。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两项及其他各类项目多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两项，北京市社科重点项目一项。出版著作、译著等七部，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其中有九篇被 A&HCI 或者 SSCI 系统收录，二十余篇被 CSSCI 系统收录。研究领域包括英美文学、当代西方文论、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等。

沈 磊

清华大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THE HUMANITIE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

By Geoffrey Galt Harpham

© 2011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目 录

引 言	作为一门外语的人文学科	001
第一章	“人文学科危机”之下与之外	025
第二章	根源、种族与回归语文学	050
第三章	在人文与国家之间：一个制度性概念的演进	102
第四章	文学研究的未来大突破：快感	127
第五章	帕纳萨斯山上的金矿：通识教育和 职业教育的融合	156
第六章	富足中的忧郁：美国是如何发明人文学科的	181
第七章	高处的深度：与美军战士品读康拉德	236
后 记		248

引言 作为一门外语的人文学科¹

倘若你正在对公众发表演讲，一声激越悠长的宣礼声忽然凌空而入，召唤人们去祈祷，那么，此时该遵从何种礼节才是恰当的呢？对此，我有过亲身经历。那是2009年春天，当时，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几所大学〔爱琴海大学（Ege）、哈西德佩大学（Hacettepe）、比尔肯特大学（Bilkent）、阿塔图克大学（Atatürk）、科威特石油公司大学（Koç）、花园城市大学（Bahçeşehir）、哈力克大学（Haliç）、卡迪尔·汉斯大学（Kadir Has）等；很遗憾那次没能访问海峡大学（Boğaziçi）〕举办一系列讲座。在这种场合下，我的演讲题目大多围绕本书的主题——人文学科。演讲了几场后，我就可以脱稿讲了。脱稿使我能够根据场内气氛随时调整，任意发挥。可是，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悠长哀伤却饱含激情的宣礼声（*azan*）^①传遍城市上空，穿越开着的门窗，滑落在演讲厅时，我也免不了有心荡神摇之感。

我该如何是好呢？是耐心等待片刻，等待这宣礼声结束，还是将这一天五次不约而至的召唤当作自然界的风声雨声等闲视之，抑或当作室外的窃窃私语并提高嗓门大声压过它？进而言之，在课堂上、商务会议或者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处

① *azan*，阿拉伯语الاذان，本意是宣告、告知，中国穆斯林普遍称为“邦克”（来自波斯语 Bang），意为“召唤”。宣礼词又叫唤礼词，是穆斯林一天五次礼拜前所念的召唤词。——译者注

理这种情况呢？我的目光掠过观众席——黑压压一片坐在下面的数百位师生——我想从他们的反应中寻找答案。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占绝对大多数的国家。这个国家现代而又世俗，80年来，他们一直以此为豪。但是，2002年，该国推选的政府将自己描述为“穆斯林民主”政府[但其他人直截了当地称之为伊斯兰教主义（Islamist）政府]。这在重视土耳其世俗传统的人中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焦虑顿生，也使此时站在演讲台上的我对于事态的发展趋势心存犹疑。我的听众都是世俗论者吗？如果是，他们就会期待并且希望我将宣礼声仅仅当作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普通声音，无须特别注意。如果他们是穆斯林民主派呢？那么他们会期望像我这样的非穆斯林人士也暂停学术演讲（更不用说世俗或者人文主义演讲），等候宣礼声结束，以表示对其宗教的恭敬之情吗？我倍感困惑，一时间只好停止发言，与观众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我继续演讲，但思路全没了——至于讲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呼唤祈祷的宣礼声并没有停止，听众似乎还在聆听——两种声音，他们至少是在倾听其中之一。至于我，一边做着演讲，一边仍在留心倾听宣礼词。这是一种多么富有感染力的呼唤啊！即使你一点都不懂得宣告的是什么，即使你知道这声音不是针对你发出的，你也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感觉自己受到某种召告、某种呼唤，它将你从你自身中召唤出去。

这样的时刻，是受教的时刻。正是在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人们才真正弄懂了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那天晚上，我坐在宾馆的阳台上，放眼远眺博斯普鲁斯海峡，静静地回想着我在演讲时产生的困惑，突然意识到，当时我在演讲中要表达的很多思想，不但在那一刻涌入脑海，甚至比原来的思考更加明确清晰，更加发人深省。这其中就包括通常情况下与人文学科密切

相关的许多观念。我们知道，人文学科能够借助文学艺术作品培养人们感知其他思想和其他文化的能力。人文学科要求关注作品的形式特征和文本特征，关注字面意义或指示意义，并因此从中获益；人文学科要求个体做出阐释并进行推断；人文学科能培养判断能力，唤醒价值观；人文学科会挑战、加深并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人文学科能为我们自身增长知识提供肥沃的土壤；在适当的条件下，人文学科还可以为我们打开通往包容之心、克制之情、谦卑之态等美好品行的道路，甚至是开启智慧之门。我回想着，人文学科的种种教育目的都可能从我下午演讲时的那一小会儿困惑中获得。当时，我被一种具有美感的宣礼声——它并不仅仅来自演讲厅之外，还来自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并且这种传统完全“外在于”我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深深吸引，因此使我在震惊之余，也对他者性（otherness）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它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不甚确定的某些思想资源，迫使我就价值观做出判断，挑战我的自满感，从而使我自身更加丰富，甚至最终使自己变得更加宽容，更富智慧。就这样，乘着将宣礼声传遍城市上空的这股清风，“人文学科”翩然而至。 3

如此浓厚的人文气息弥漫于整个伊斯坦布尔的空气中，想来倒也是十分合宜的。在历史上，这里本就是人文学科成长发展的一个重镇，它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33年，奥地利犹太裔移民、语文学家里奥·斯皮泽（Leo Spitzer）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成立了外国语学院（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受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国父阿塔图尔克（Ataturk）之邀，为了使这所土耳其大学适应现代需要，斯皮泽试图开创一个项目，将这座古老的城市领向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领域学术研

究的前沿。此前，语文学和语言学的学术前沿阵地一直为欧洲学者所占领。3年之后，另一位德国犹太裔移民艾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接替了斯皮泽的位置。两位学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进路：斯皮泽学习了土耳其语（他甚至曾经撰文一篇，名为《学习土耳其语》），较为顽固的奥尔巴赫则保持着一种坚定的欧洲世界主义路向。^①然而，正是他们做出的不懈努力，才使欧洲语文学的光辉传统在战争时期得以延续和保存。正如我在本书的第二章所言，以斯皮泽和奥尔巴赫为代表的语文学是对传统语文学的修订，摆脱了传统语文学的某些学术偏差，甚至道德偏差。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些偏差曾经腐蚀了语文学的研究传统，具体而言，就是语文学将大量的学术精力投入种族理论和反犹太主义的研究方面，使语文学变成一种半推半就的，或者完全有意识地为缺乏学术色彩的反犹太主义做贡献的学术。而斯皮泽和奥尔巴赫正是受到这种反犹太主义思想的胁迫才逃离祖国的。两位学术领袖身上放射着耀眼的英雄光芒。在伊斯坦布尔，传统的语文学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才打出了一个新的旗号——比较文学。语文学从此洗尽昔日风尘，从原来不得示人的隐身之处闪亮登场；40年后，通过某种重新恢复的集体性记忆，它逐渐获得了丰富的蕴涵，成为一种严谨而纯粹的人文学术典范。^②然而，尽管斯皮泽和奥尔巴赫的作

① 参见 Geoffrey Gree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tructures of History: Erich Auerbach and Leo Spitz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② 关于“comparative literature”，参见 Emily Apter,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chapter 3, “Global Translation: The ‘Inven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tanbul, 1933,” pp. 41–64。对斯皮泽的更集中的研究，参见 Apter 著作的第二章“The Human and the Humanities,” pp. 25–40。

品可能无法完全代表语文学传统，但是这些作品却使重新理解一种学术成为可能。根据斯蒂芬·马尔库塞（Steven Marcus）的看法，奥尔巴赫的综合性巨著《模仿论》（*Mimesis*）“使得关于人文学科的现代观念成为可能”。^① 语文学一度被迫流离失所，隐姓埋名，没想到却改头换面为“人文学科”重新现身，这让我在这座城市反复玩味当前的人文学科状况时，心头不禁别有一番深刻滋味。

当我对人文学科状况进行深度思考时，我在那天下午所感受到的短暂困惑变得真实清晰起来。当时我急切地扫视着听众的脸庞，想知道他们希望我怎么做，可我真正感受到的是陌生，说具体一点就是，（他们是他们，而）我是一个美国人，但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的东道主、听众以及那些急切地向我推销地毯的摊贩都是如此友好、热情、笑意盈盈，以致很容易让人迷失在一种幻觉中，认为土耳其和美国团结一致，汇成一个人类的大家庭。而此前几周我在该国各地巡讲“美国的人文学科”时，我有种不安的直觉：我越来越不了解我的听众，这导致我对自己的演讲越来越缺乏自信，而不是越来越有把握。我不能完全掌控局面，这种感觉在我第一次做演讲时就开始产生了。那时，为与听众建立友好的联系，我提到当时正在阅读的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小说《雪》（*Snow*）。奥尔罕·帕慕克出生于伊斯坦布尔，200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桂冠。随后，一位年轻女士雄赳赳气昂昂，径直向我走来，以不容商量的语气警告我，帕慕克因公开宣扬“亚美尼 5

① Steven Marcus, "Humanities from Classics to Cultural Studies: Notes Towar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Daedalus* 135, no. 2 (Spring 2006): 15–21; quotation is from p. 19.

大屠杀”，已经背叛了他的人民。她刻薄地表示，帕慕克手里攥着诺贝尔奖奖金，所以此事休要再提。我也就乖乖地搁下了这个话题。

我开始意识到，原来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假设听众与我讲的是同一门语言，而实际上我们只是认识一些共同的单词，或更确切地说，只是听懂一些共同的语音而已。我一直在谈论人文学科的状况，认为大家都明白人文学科是什么。在前面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中，我看到听众的反应，使演讲内容逐渐回到更根本性的问题，最终集中于最简单的主题：人文是什么，即我如何理解这一概念。我并非有意降低话题的难度。要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一个个可都是敏锐犀利、专心致志、见多识广的。我只是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具有启发性而非故弄玄虚的那一点上，在这一点上双方有可能展开对话。到这时我才开始感觉到，在这里，大家对我演讲的最基本论题尚不甚明确，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我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澄清，做出解释，而在美国就不需要这么做。即使人文学科最显而易见的主题就是人性等诸如此类的内容，也并非所有人都觉得有必要根据该主题来组织研究课程和研究大纲。就在几年前，或者就在几英里之外，土耳其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人文学科”这一类别。例如，大马士革大学设有农学院、经济学院、牙医学院、药学院、伊斯兰教法学院等各种学院，但唯独没有人文学院 [有一个文学与人类科学学院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Humanitarian Sciences)，不过听名字就知道这不是一回事]。当我和别人谈到人文学科时，我感觉到，虽然他们对这个词并不陌生，但仍然存在一些在我看来根本都算不上问题的问题；人文学科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一个含有某种复杂性的外来概念，含有尚未被完全掌握的某

种不确定的细微差别和意义。

因此，在这一系列讲座的最后一场演讲中，我试图回到过去的一些问题，从头开始，建立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我的策略是从解析一个句子下手：为从不同角度观察世界，使人类更好地理解自己，从而对人类记录自身历史的文献资料及其生产的人工制品展开学术性研究。我拿出绝招来，想让听众明白人文学科以“文本”作为研究客体，人性作为研究主体，自我理解作为研究目标。尽管在我看来，这些观点毫无争议可言，但我仍然感到，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我意识到听众可能会因我的演讲而生气。事实上，安静聆听的听众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与演讲者进行交流、沟通。在我看来，我的听众尤为专注，就好像他们发现我的论点很有趣的样子。 6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可能让他们感兴趣的——假定他们当时确实感兴趣，而且他们是对我的演讲感兴趣，而不是对我的样子和我说话的方式感兴趣；也就是说，假设我们对所参与的这场演讲有共同的理解——不是对人文学科的普遍概述，而是组成人文学科的各个要素。例如，在人文学科以文本为客体的第一个前提下，我确定了几个子前提：第一，文本具有客观形式，这一简单事实表明，一个合格的读者能够描述并理解意义的抽象结构；第二，文本无法言明其本身的意义，这要求人们发挥想象力及理解力；第三，阅读行为使每个读者与其他可能的读者一起进入一个虚拟社区，除了识字，该社区不受国籍、种族、宗教、性别、年龄及任何其他因素的制约。在美国，人们对这样的表述并不太关心。但是在这里，这些子前提没有一项是不证自明的。

下面我们先讨论第一个前提条件，即文本就在你的面前，

杂乱无章地摆在你面前，供你或者其他任何人查阅使用。这种无言的暗示——不是吗？——没有外部权威的指导也可以获取知识。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识字（literacy）被理解为现代世俗民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价值不言而喻。不过，在穆斯林民主国家，人们可以自己决定重大问题的观念可能并没有被热烈地接受过。对于创造性地去思考文本的意义，或者设想着进入一个想象中的全球性读者社群，他们也同样缺乏热情。在美国，所有这些子前提都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在这里，这些似乎只是主张，而不单单是前提条件，还有，在我的听众表现出来的专注神情中，其中有些成分是在暗示，有些主张可能不只是好玩有趣，甚至在政治上或者文化上可能是存在争议的。（要知道，假如听众对我的演讲不入迷的话，他们不就离开讲堂去祈祷了吗？）

我的第二个前提条件，即人性（humanity）是人文学科的主题，看起来可能有点啰唆，更容易让人觉得枯燥无味。但它的地位也与语境相关。它在某些语境中比在另外的语境中更加真实可靠。为使这点同我设想的那般产生有益启发，听众需要和我一样，把个人理解为具有自主性的创造主体，否则，我的论点可能看起来具有误导性、空想性，甚至是彻底错误的。当然，我想避免产生这种后果，但我又怎么能认为我的穆斯林听众能像我一样去理解人性这一概念呢？考虑到这一思路，接下来我要提出的第三个前提条件是：人文学科的目标是自我理解吗？这个概念岂不是把“自我”观念推定为让人困惑不解，并悬而未决的某种东西吗？就是说，这个概念理解起来费力，难以把握，但确实值得为之付出努力，因为它所隐藏的秘密是无价之宝。如果某一种特定文化对整个现代性规划都含有敌意，

将之看作格格不入的、充满邪恶的，如果那种文化将“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看作偶像崇拜的形式，如果他们认为进步这一观念带有消极性而不是积极的含义，那么无疑，在那种文化中人的概念将与我自己所处文化中的人的概念存在显著差别。如果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解析“人”——如果能够解析的话，那么人文学科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析。

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曾经置身其中的某种文化；而且我猜想，坐在我面前的很多听众自己也犹豫 8 不决，或者举棋不定——人文学科缺乏美国传统的文化声望，缺乏对人类生存等基本问题的关注，因为这些基本问题确保了多年来即使人文学科“陷入危机”，也依然是公众关注的目标。在这里，人文学科似乎在教育体系和民族文化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一种较为次要的、分歧不那么大的、不太具有争议性的作用。因此，如果我开始就贸然假定人文学科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在美国开展得尤其成功，那么我结束时就得深信：人文学科反映的是对人类及其繁荣的美国或者至少是西方的、现代的、世俗的看法，那么我的全部观念就只能成为一种地方性偏见。

所以，在本书中，我把那些漠视传统的文章都统统收集进来，权作论述的基础。2003年，我就任美国国家人文中心（the 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主任，不久以后，我写下了这些文字，作为普遍原则加以声明。尽管我越来越认识到这些原则的感染力或者实用性存在种种局限，但是我认为没有理由全盘否定这些原则。至于本书中收录的其他文章，其写作目的则是恢复多年以来因反复使用而被庸俗化的概念的陌生感。书中的每一篇文章关注的是某一个时刻、某一个事件，以及某一个特别

重要或者大众关注的议题，收录的前提条件是其具有明显的人文思想。我的审美和所受的学术训练使我将关注点放在文学研究上，因为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基本前提在文学研究领域都表现得非常突出。^① 文学研究不是一部连续的历史，也不是一幅广阔多样的地图，而是一系列旨在揭示人文学科所能揭示的盲目性和洞察力的来源的切口，其全部基础在于认识到，“人文学科”在理论上看似是对人本身的研究，在实践上则因历史复杂性和所产生语境的不同，会以令人意料不到的方式，呈现不同的变化形态。

- 9 就当代意义而言，人文学科这一术语只对美国人具有本土意义。而现在它已广为传播，例如土耳其人就会聚集在一起，听有关人文学科的报告。但是一经跨越空间，这一术语承载的意义也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它已经不再像它跨越悠久的历史那样具有恒常性。在美国，人文学科与如下概念息息相关：“自我丰富”“个人诠释”“不信任既定看法”“传统”“文化”“生而为人”的意义，等等，而在其他国家，这一术语就不易引起如此丰富的联想。的确，有时它看似主要指称“美国”，经常是使地方高等教育制度与美国教育制度产生一致性的标志。在其他地方，还有其他一些术语具有优先使用权：法语和其他罗曼斯语（Romance languages）文化中的人的科学 [science humaines，包括经济学、历史、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强调实证方法，经常与社会科学（science sociales）联系在一起]；德语或

① 文学研究要求人文科学的诸多学科成为“纯粹”的研究，或者最能体现人文主义特征，因为这一学科是所有学科中最致力于人类劳动的混合研究——带着目的去做出判断、评价、诠释。但是，学科并不存在纯粹或优先之类的问题：所有人文学科不是依赖于其他学科，就是依赖于与其他科学经常产生联系的实证主义方法。

者日耳曼文化如荷兰文化中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包括哲学、神学、法学、社会学，是非艺术类学科）；英国的艺术与文学。引人注目的是，直到最近，《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才增加了人文学科这一词条，甚至增设了互见词条，该词典将人文主义者定义为“人类事务或者人性研究者”；《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10-1911）第十一版才收录了“人文学科”条目。但是，在这些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人文学科”这一术语最近才与那些本土术语一同出现，有时对本土术语起补充作用，有时起完善作用，有时指称文化上的成熟，有时被视为逐渐美国化的符号。在其他国家，这一术语并不具有精确概念，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一样，在概念上背负着相同的包袱，暗示着同样的目标和愿望，或对同样的恐惧或危机做出同样的反应。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没有任何先行准备，突然从美国的土地上冒出来。人文学科达到顶点通常要经过一个被误解的复杂而又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在此我无法一一详述，那些感兴趣的人士可以参考一下弗朗西斯·奥克利（Francis Oakley）所著的《知识共同体》（*Community of Learning*）一书。这是一本非常棒的指导性著作，短小精悍，高屋建瓴。^①该书追溯了通识教育概念的发展历史，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文学科才逐渐成为中心要素的。奥克利是从古希腊开始论述的，他不是按照惯例从柏拉图学园（Plato's Academy）开始，而是从学园的哲学定位与伊索克拉底

① Francis Oakley, *Community of Learning: 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the Liberal Arts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参见第39~72页。此后凡引此文，以Oakley加页码的形式随文标注。